

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### 【拒绝流行】 调查记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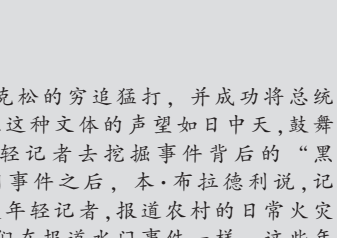
调查记者是用来怀念的，就像故乡一样。报纸是内容的故乡，而调查报道又是报纸的故乡，媒体业弥漫着一种 nostalgia。每当某个公共危机引发某种焦虑时，调查记者都会被拿出来吊一番，公众借此批判当下，媒体人以此表达不满，当了大企业公关的前记者们，借机缅怀一下那个黄金时代的光彩岁月。《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》一文刷屏后，《别假装爱调查记者》一文怒怼：你们把给调查记者写文章转到了十万加了，你们这帮“新故事会”的阅读受众，还能记得原材制作作者——那些调查记者的名字吗？你们爱的是剪辑师，爱的是剪辑师，爱的是书童，哪里爱调查记者啊。调查记者濒临灭绝，是社会各色人等的一场合谋，写的没前途没尊严，管的严不让写，看的不爱看，抄的一窝蜂。——写得很难过，写得见血，直指现实。

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### 【昙花的话】 汤

去年，在秋风乍起时，到亚美尼亚旅行。我发现当地人钟情于汤，汤品繁多。下榻于民宿，房东莎莉诺每晚熬汤，我呢，坐享其成。牛肉汤、鲜鱼汤、芦笋汤、马铃薯汤、黄豆汤、番茄汤、胡萝卜汤、南瓜汤、蘑菇汤，等等，天天不同，变化多端，我喝得眉开眼笑。称赞莎莉诺把汤的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可是，实事求是地，却一板一眼地道：“我们喝汤，只为求存。亚美尼亚山地多，气候寒冷，晚上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，便不会冷得那么难受了。”说得也是，现在，才刚入秋，可气温却已降到5摄氏度，冷得瑟瑟发抖的我，把一大碗罗宋汤咕咕噜噜地喝下去，继续在五脏六腑的暖气，立刻驱散了爬满一身的鸡皮疙瘩……



黄继樑 香港学者/作家

### 【含英咀华】 6万港元的宝贝英语教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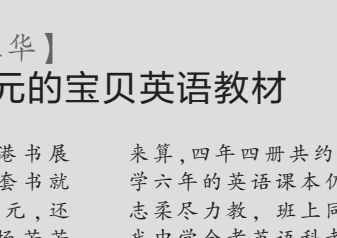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香港书展有人单买一套书就花了6万港元，还是在超拥挤的会场苦苦排队长才终于购得的。接近一百人得到的宝贝，不是什么古代珍稀宝典，而是名为“xxx英语世界”的儿童英语教材。这套教材包括学习卡、故事书、DVD等，可用至6岁。在现场，记者说：“不乏孕妇前来购买。”6岁前的教材卖6万元，12岁前的教材，照此估计应不少于12万元了。这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——并压倒性胜利在起跑线上——的一顶顶佳例。此处应说望子成 dragon、望女成 phoenix，因为父母要龙子、凤女学的是英语。内地不无类似豪花的例子。我只怕6万元宝贝书令人眼花缭乱，且如《文心雕龙》说的“桂轮翠饵，反所以失鱼”。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### 【不知不觉】 “这尝试像酿酒，需要年份”

年轻时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梦想，现在，飘落到脚下，散发着老朋友般熟悉的气息。虽然还能驱使我坚持、前行，但那些被橡皮擦掉的成千上万的文字，像心里的结石，每天碾压心绪。最近，我开始担心，写作阵地会不会失守。这是在皮皮最新的中篇《房屋曾安静 世界曾安宁》第一段里的话。小说全部由X和Y的通信构成，同时有大量的照片。Y居住在德国，是一位女作家，却面临创作危机，第一天写下的文字，第二天删除。X是中国某大学女教师。她们相识多年，在信中谈论宗教、作家、书籍、电影、旅行、二战集中营和杀戮、爱情、死亡，谈论来自哲学和现实的种种烦恼和思考，对话与交流看似和两个人有关，其实和整个世界相连，和流逝的时间有关。这部小说里，融合了虚构和非虚构，“故事”的框架被打开，写作者和读者的体验和感受思考都可以自由辐射伸展，向内和向外，而“生和死”的主题，在更广阔的人类命运的旷野上得到新的思索与开掘，一步步的追问，就如小说一开头写到熟悉的一个女人的死亡，淡淡地提起她之前一个人为母亲在墓园举办的葬礼，那种画面，跟奥斯维辛的生命陨灭的惨况映照，小说优美的文笔之下，是人性深处的疼痛，那永恒的不变的灵魂。那个因为不愿重复审写而陷入创作危机的女作家Y，令人联想到作家皮皮本人。当年因为喜欢童话人物长袜子皮皮，用“皮皮”作为笔名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西藏《拉萨晚报》做了4年记者，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了《全世界都八岁》《光明的迷途》等很先锋的小说，立刻就引起了文坛关注。九十年代她的情感小说《比如女人》等一部部被改编为影视剧……她从未放弃写作上的创新，但有一样是没有改变的，就是作品里投射出的真诚。



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### 【浮生半日】 去哈佛

哈佛的自然环境很棒，Charles River 环绕哈佛，两岸风景如画；Fresh Pond 则在哈佛的西边，置身于浓密的森林和绿荫之间。这一河一湖，堪称哈佛的灵性所在。其实再往西走，离哈佛稍稍远一些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很美的湖。我的居处后面的树林深处，有一条长长的自行车道。我很好奇，不知道这条路究竟通往何处？有一次，我终于下定决心一骑下去，果然一路田园风光，草地和森林的幽静处，就躺着神秘的 Spy Pond。哈佛的图书馆太强了，读不完的书，读书太累了，就骑自行车沿着河边骑行。这有点像当年徐志摩在英国剑桥时的活动，他的“性灵”正是在那个时候被打开了。我研究的课题是后殖民理论与港台文学，主要活动于哈佛的三个地方：英文系、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系。英文系的霍米巴巴是当代后殖民理论的翘楚，以艰深晦涩出名，因此很神秘，也受到批评，不过我觉得其学理确有独特价值。另外，读书的时候觉得艰涩，当面听课及参加讨论课的时候，却觉得容易理解。东亚系的王德威是港台及中国文学研究的专家，哈佛燕京学社的社维明则号称新儒学第三代代表人物，这两位都中西贯通，声名昭著。我的关于霍米巴巴、斯皮瓦克以及台湾早期民族主义的几个课题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

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### 【别处生活】 技术精英可能的黄昏

尽管竞争和创新仍然存在，但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势力仍然显得不可阻挡。哪怕创业公司想到了大公司不曾有过的创意，大公司会迅速跟进，以自己庞大的现有市场逼迫创业公司，要么沦为次要角色，要么投降。护城河效应非常明显，大树底下，或许寸草不生。从消费者角度讲，服务的便利性，使得他们更难以逃脱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天罗地网。在此情况下，技术公司尤其需要保持谦卑，因为，和此前的金融泡沫一样，也存在技术泡沫。金融泡沫的产生，是因为市场预期金融给予其特别高的回报，因此金融公司不得不发明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尤其是衍生品，来满足市场的需求，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了金融危机。互联网平台公司需要意识到，它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规模，是因为围绕平台有大量的公司需要挣到钱，如果这些公司挣不到钱，平台公司本身存在的基础在哪里？随着股票的估值越来越高，技术产业会感受到十年前华尔街所感受到的那种压力。爱德曼公关公司每年调查四个类型组织的公信力，包括政府、企业、非政治组织和媒体，从调查结果来看，所有这些组织的公信力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在下降。爱德曼总结说：“一切都开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，但正像海啸的第二波和第三波，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进一步削弱了全球制度的信任度。后果是极为有害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，大众开始夺取精英的控制力。”今天的技术精英要看到历史上发生的这一点，因为技术精英如果不把握好自己的机会的话，最后也会走入黄昏。技术精英需要保持谦卑，克服自己的认知傲慢。

## 人文周刊 广东文艺评论

# 洪子诚、陈思和的两部当代文学史著也有不足 当代文学如何写史？

□陈剑晖

### A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三次高潮

1957年，由高等教育部审定的《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》的颁布，标志着“中国现代文学史”学科的成立。而在文学学科建设中，文学史写作一般处于较高层次的地位。它既是对作家的定位确认，也是对各种文学现象的梳理、归纳、总结与“历史化”。同时，在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及课程教学体系中，也一直以“文学史”为教学中心。所以，长期以来，文学史建构一般被视为学科是否稳定、是否成熟的标志。上世纪80年代，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开始复苏，并从“中国现代文学”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个性的学科；同时，一批文学史著作的出版，也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。但是，也有人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远远落后于现代文学史。更有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对当代文学能否写史提出

### C 理想的当代文学史样板

当代文学学科在不少方面还相当粗糙，可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，所以说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任重而道远。如上所述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当代文学史已有几百部之多。虽然数量庞大，但个人色彩和独到见解、令人满意的当代文学史著并不多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教材型的文学史占了大部分。二是观念和体例陈旧，大多数文学史采用了“编年史”的写法，且千篇一律，陈陈相因。三是长期以来，意识形态的叙述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导因素。四是有文学史只是资料的堆积，缺乏批评的眼光和理论的穿透力；有的文学史虽有批评眼光和理论意识，但又缺乏扎实的史料支撑。正是上述诸方面的不足，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新时期以来，关于当代文学思潮方面的专著有几十本之多，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朱寨的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》，何西来的《新时期文学思潮论》，宋耀良的《新时期文学主潮》，陈剑晖的《新时期文学思潮》，陆贵山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艺思潮》等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迄今为止，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几百部之多。虽然数量庞大，但个人色彩和独到见解、令人满意的当代文学史著并不多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教材型的文学史占了大部分。二是观念和体例陈旧，大多数文学史采用了“编年史”的写法，且千篇一律，陈陈相因。三是长期以来，意识形态的叙述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导因素。四是有文学史只是资料的堆积，缺乏批评的眼光和理论的穿透力；有的文学史虽有批评眼光和理论意识，但又缺乏扎实的史料支撑。正是上述诸方面的不足，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远未达到人们的期望。

### B 洪子诚、陈思和著作并非完美无缺

优秀的当代文学史，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与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。这两部史著被公认为当代文学史写作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性著作，好评如潮，而且呈一边倒态势。但依我之见，这两部广受好评的文学史并非完美无缺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不足在于：一是从总体看，洪著尚未能完全摆脱自王瑶以来的意识形态叙述，这样必然导致“17年文学”与“新时期文学”在叙述上存在着某些割裂现象，而他将台港地区的文学排斥于“中国当代文学”之外，则体现出该著在学术视野上还不够开阔圆

通。二是经典的缺席。洪著虽然挖掘出一些以往被遮蔽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，但在这本文学史中见不到经典与大家也是一个事实。造成“经典缺失”自然有诸多原因。但一方面秉持“价值中立”的立场；一方面面对优秀作家作品时又过分谨慎、权衡与犹豫，不敢大胆地行使文学史家的权利，为当代文学经典命名认定，恐怕是更为主要的原因。这与现代文学史中确立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的文学排序，相差何止一万八千里。三是学术与审美趣味上的厚此薄彼。读过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的人可能会注意到，洪子诚对“老土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“有所保留”，如此一来，像陈忠实、路遥这一类偏向现实主义方法、相对较传统的作家自然便被冷落一边，甚至被排斥出文学史之外。在文本分析方面，该著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。陈思和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的文本分析中规中矩，没有硬伤，也没有剑走偏锋，但同时文本分析也缺乏深度和个性。尤其值得商榷的是，陈思和选择作家作品入史过于草率随意。举例说，在王蒙这一节，他选择了《海之梦》。在张贤亮这一节，则是《邢老汉与他的狗》，而稍微了解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，这两篇作品并不能代表王蒙、张贤亮这两位作家文学创作的